

#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 兩岸資訊產業的合作模式研究：以 Linux 為例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91-2412-H-002-012-

執行期間：91年08月01日至92年07月31日

執行單位：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暨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賴曉黎

報告類型：精簡報告

報告附件：赴大陸地區研究心得報告

處理方式：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中 華 民 國 93 年 3 月 11 日



## 一、中英文摘要

關心 Linux 在台灣的發展是筆者的重點，也是所有關心台灣未來發展者應該注意的焦點。過去十年，我們在硬體 OEM 廠商的帶動下，台灣經濟有著蓬勃的發展並讓我們有舉世稱羨的經濟奇蹟。那麼未來十年呢？本計畫旨在探討後 PC 時代，台灣資訊產業的春天似乎不可避免與大陸糾結在一起。在一片 IA 潮流中，如何運用既有硬體的基礎，借著開放源碼的特點，在兩岸 Linux 產業分工中延續台灣資訊產業的優勢。透過收集文獻與訪談資料顯示，中國推廣 Linux 的力道與決心令人印象深刻，特別在與「非（或反）微軟聯盟」企業間的結盟，以及跨國之間的合作，如中日韓三國製訂亞洲 Linux 的共同標準。相對而言，到目前為止台灣政府方面還停留在宣示與討論，廠商方面投入的程度與規模還在起步與試探。展望未來，在 Linux 產業這個部分，台灣可能會趨於被動乃至有邊緣化的危險。

關鍵字：Linux, 資訊家電 IA(Information Appliance), 開放源碼軟體 OSS(Open Sources Software)

In the era of post-PC, IA and Linux are new jewels of information industry. They are also a possible “exit” of Taiwan’s PC industry. Linux is a free and open source software, it serves whoever controls it. The more you control it, the more you control your business. Though Linux gives opportunities for the information industry of Taiwan, we must take the advantage and not leave the OEM manufactory behind. The combination of Linux and hardware vendors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Now, China is one of our competitors in the information industry. In Linux industry, especially, they are more active and aggressive than Taiwan. The attitudes of Chinese government are important. Their Linux development plans include : following LSB(Linux Standard Base), participating LI18NUX, and cooperating with other Asia nations such as Japan and Korea. On the other side, Taiwan is still waiting and watching. Time flies. Somehow, our dream of Linux industry may realize by the other side of the Strait.

Keywords : Linux, IA(Information Appliance), OSS(Open Sources Software)

## 二、計畫緣由與目的

本研究延續作者於 2001 年的田野調查活動。作者曾對台灣廠商從事基本調查訪談，本研究就是以現有的了解為基礎，並接續目前的研究，以擴大對兩岸資訊產業情境的認識。本研究透過台灣廠商的安排，例如：在台灣代理大陸產品（如紅旗 Linux）或與大陸有代工關

係的廠商，赴大陸實地了解目前已在大陸投資的 Linux 相關廠商以及與台灣廠商已有合作關係的大陸企業，並建立台商 Linux 產業大陸經驗的基本了解。為求順利完成研究，除了利用台灣相關研究單位的圖書館（陸委會、政大國關中心等），收集文獻報刊資料外，同時赴大陸進行實地的田野觀察訪談。事實上，以上相關問題不大可能單從文獻資料得到滿意的答案。唯有藉助實地訪談和現場觀察，才能得到可靠訊息，並且透過分析，最後獲得滿意的答案。因此，計劃主持人於 2002 年夏季赴大陸上海、蘇州等地，進行 2 個半月的田野調查研究，對適當且具有代表性的廠商進行訪談，並取得相關的田野調查資料。

### 三、結果與討論

目前 Linux 主要在極大與極小的應用領域<sup>1</sup>中佔有率不斷提高。據 IDC 的統計，2003 年第四季，全球伺服器市場 Linux 的出貨量約 25 萬台，比 2002 年增長了 53%。並且針對 Linux：「一人一把號，各吹各的調」這個主要缺點，開始有了整合與改善的實質進展<sup>2</sup>。而 2002 年五月三十日，全球 Linux 市場中，所謂「非 Red Hat 陣營」的四大廠商：Caldera、Conectiva、SuSE 和 TurboLinux，正式宣佈 UnitedLinux 組織的成立<sup>3</sup>，未來將針對全球企業用戶，共同開發單一 Linux 核心的作業環境。另一方面 Embedded Linux Consortium(ELC)宣佈推出內嵌 Linux 的統一標準，可用於手機、網路路由器及其他電子裝置內，ELC 由知名廠商如 Red Hat、IBM、MontaVista 所組成，制定規格可令開發過程更穩定，增加廠商的興趣。有關規格名為 ELC Platform Specification，若以此規格生產，客戶可以有更大的自由決定改用其他廠的兼容軟體。目前 NEC、Sony 使用內嵌 Linux 生產電子消費品，而 Motorola 宣佈在手機上使用 Embedded Linux，並於 2003 年正式上市。

2002 年，中國市場的 Linux 軟體銷售額為 630 萬美元，而據估計中國的 Linux 軟體銷售額將以每年 40% 的幅度增長。但中國政府及企業也已經意識到缺乏統一、標準的 Linux 開發環境，將無法真正建立起獨立自主的軟體產業。因而，2003 年底，中國信息產業部啟動了所

---

<sup>1</sup> 傳統上區分為伺服器應用領域、桌面應用領域以及嵌入式應用領域三個部分。Linux 被認為主要在伺服器與嵌入式應用領域兩個部分較有發展潛力。

<sup>2</sup> 一方面以往，雖然 Linux 採取開放原始碼，但各家版本仍略有不同，在測試及認證時，必須針對不同廠商的品牌及版本進行測試。硬體及軟體廠商在開發產品時，也要考量不同廠商、不同版本的相容性，相關應用軟體開發商不敢任意押注某一版本的 Linux，限制了應用軟體的發展。

<sup>3</sup> UnitedLinux 是針對企業用戶的需求開發一個應用標準，並通過各種軟硬體平台認證的 Linux 版本，藉此得以加速 Linux 在企業應用的普及程度。同時，也提供各種語言版本的安裝，包括繁體中文、簡體中文、英文、德文、法文、日文、韓文等。

謂「Linux 公共開發平台」項目<sup>4</sup>，並將與日本、韓國共同推 Linux 作業系統的研發與相關標準的建立<sup>5</sup>。概觀全球 Linux 市場，RedHat 雄霸北美地區，德國的 SuSe 則穩佔歐洲第一把交椅。而在亞洲則無論從實力或規模上看，都沒有一家 Linux 企業能與 RedHat 或 SuSe 相匹敵。因而中日韓三國合作開發 Linux，絕對有助於亞洲 Linux 市場的快速發展。但是，台灣 Linux 廠商的商機與未來發展的前景何在呢？

基本上，台灣是在全球 Linux 風潮下進入這個領域，再加上軟體業的傳統弱勢，在 Linux 平台上一樣幾乎是以美國的 Red Hat 為主要模倣的藍本或開發的平台。系統廠商在 RH 的基礎上改良，將系統最佳化並加上中文化及管理界面，就成為可以賣錢的產品<sup>6</sup>。當然，這也讓有些公司深切體會到掌握更深入技術的重要性，然而要想開發一套台灣的「公版 Linux」，不僅技術上面臨困境，在與世界接軌上也會產生問題，推動上也有許多在地的阻礙<sup>7</sup>。而我們在訪談的過程中也看到，廠商們的確也認為 Linux 是台灣資訊產業的一個機會<sup>8</sup>。因為 Linux 是開放源碼，所以有利於廠商重新擁有自主性，並有機會轉向新的可能（如 IA）。但這樣的機

---

<sup>4</sup> 基本上這個 Linux 公共開發平台的標準還是按照 LSB(Linux Standard Base)的標準，目的是為了與國際接軌。並別研究、分析 LI18NUX-2000 規範，同時考慮 Linux 國際化與中文處理部分。

<sup>5</sup> 中日韓之所以聯手研發 Linux 的共同基礎就在於：三國政府都不太希望政府中的電腦與網路過多地依賴 Windows 系統。無論從安全方面，還是從防壟斷或發展自主資訊產業等方面考慮，中日韓三國都有理由擁抱 Linux。

<sup>6</sup> 台灣的資訊業者選 Linux 為平台的主要動機是：(1) 可以自行修改，因為在 IA 端客戶需要的是產品有差異，而非大家長得一樣；(2) 毋需授權費，因為 IA 的價格已經非常低，任何小節省都有大用處；(3) 可以掌握開發時間，因為在開放的架構下，大部份的解決方案都可以在網路上取得（有些甚至是免費的），若必須自行開發，只要有能力，時效上也完全可以自己掌控；(4) 最重要的是，Linux 幾乎是完全 ready 的作業系統，許多公司的週邊設備都有 Linux 的 driver，這讓 Linux 與其他嵌入式 OS 有幾乎一樣的立足點幾乎一樣，如此，軟體開發商能夠使用的資源大幅提高，Linux 才有機會一拼。

<sup>7</sup> 直到 2003 年底政經部工業局在諸多考量之後，啟動為期二年、預定長達五年「自由軟體產業發展計畫」，除了擴大自由軟體及 Linux 的宣導之外，也成立 Linux 測試認證中心，藉由減少企業在 Linux 系統上軟、硬體不相容的困擾，以增加企業採購的興趣。但在與國際發展狀態上相比，時間上似乎已經晚了，力道上也稍嫌不足。

<sup>8</sup> 有些硬體大廠也看到這樣的機會，他們另外成立子公司專門從事 Linux 的研發。這些子公司的利基在於：資金充足，且有硬體立即可以完成機器原型，更重要的是，母公司既有的市場行銷管道及市場經驗，讓他們對市場較有把握，也比較沒有資金的壓力。因此，他們可以在較沒有壓力的條件下，資金寬鬆、成本較低且又有豐富的市場訊息，逐漸且無痛的轉型成為 IA 廠商。然而，一般純軟體公司對此都有保留。因為，(1) 硬體公司與軟體公司的文化風格相差很大，軟體公司重視的是個人創意與自由的工作氛圍，有些軟體工程師就是不能適應朝九晚五的上班文化。(2) 硬體公司就是在 PC 走不下去的狀況下才轉型，PC 的經驗對 IA 市場的幫助值得懷疑。(3) 最重要的是，違反軟體與硬體的分工原則，當一家公司要「軟硬兼吃」會引起其他公司的抵制，因此硬體廠的軟體子公司會成為公司專屬的研發團隊，無法擴大市場。但是，基本上廠商們都同意當其他國家也都在努力向前衝時，Linux 對台灣可能的啟發與貢獻應該有以下幾點：<1> 未來發展必須立基在現有基礎上：我們不可能完全放棄現有的硬體優勢，所有發展必須與現有基礎關連，如發展生物晶片。<2>軟搭硬：新的可能性必須要能進一步掌握關鍵技術，這方面，目前能提供足夠資源且已經具備市場價值的就是 Linux。如何在開放源碼的基礎上，對現有硬體做加值，只有自行研發附加價值高的軟體，才能確保獲利率。<3>從跟隨標準到制定標準：在 Wintel 架構下的台灣資訊產業，基本上是以便宜的代工模式獲利。規格的制訂、標準的確立，事實上與台灣廠商幾乎毫無關係。但是在 Linux 平台上，台灣的硬體優勢有機會提出自己的標準。如此才能繼續保有可能的領先優勢。

會，究其實，也是來自世界特別是美國的影響，台灣的 Linux 廠商還是以 Red Hat 馬首是瞻。

因而，當我們在上海實施田調的過程中發現：除了公司文化、工作態度的差異外，台灣廠商面對大陸員工的狀況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首先，在上海，第一流的人才優先選擇外資企業，如國際 500 強。台灣企業的吸引力不如想像中大<sup>9</sup>。其次，員工對公司認同感不高，一有機會或自覺翅膀硬了，公司就成爲員工的跳板。第三，在中國做生意的外在風險就是，所有生意必需現金交易，否則有成爲呆帳的可能。台資原本就非資本密集，在中國融資不便的條件下，資金壓力是非常大的。當公司沒有長期投資的打算或資本不夠雄厚時，鍛羽而歸者大有人在<sup>10</sup>。而在中國的市場上，中國的主要 Linux 廠商也並不沒有將台灣廠商放在同一個天平上衡量：代理權可以談，製訂標準甚至合作開發則仍停留口惠甚至隻字不提。簡言之，就是以聯合壟斷的方式，將你拒斥於中國市場之外。對以中小企業爲主的台灣資訊產業而言，進入中國市場，這是一條艱難崎嶇而又似乎是可望不可及的夢想<sup>11</sup>。

#### 四、計畫成果自評

首先，中國太大。計劃之初本想實地參訪：深圳、上海、北京、西安等地。因爲作者七、八年前曾多次前往中國，但一抵達上海（特別是浦東，以前還是一片荒涼）就被該地的變化震懾。因而兩個半月都在上海田調，中間除到蘇州四天之外，就再沒有到其他地方。雖說對上海有較深入的了解，但相對對中國的了解也有些片面。但此次的主要收獲在於認識：不能將中國認作一個均質的地方。

其次，在台灣人前往中國的過程中，必須將時間的因素考慮進來。依據文獻資料與訪談心得，1990 年之前到中國的台灣人主要是跑單幫或富有冒險犯難精神者；90 至 95 之間主要是中小企業爲主；95 之後則是大企業大進駐。聚集地也在改變。以上海爲例，早期台灣人主要集中在長寧區的虹橋機場一帶，現在則住徐匯區、閔行區發展。

第三，前往中國的台灣人，已不能單純地直接等同於「台商」。在上海定居（指同時有台胞證與居住證）的台灣人，不再是以資本家爲主體的社群，相對的，「台幹」、「台勞」、「台流」（台灣氓流），乃至我們這種短期往返的「台胞」，也都可以視爲台灣人群體中的一個組

---

<sup>9</sup> 有的受訪廠商甚至直接說：「中國根本不需要台灣經驗！基本上，他們是直接把台灣跳過去。他們的目光注視著紐約、倫敦、東京，根本不把台北放在眼裡。」

<sup>10</sup> 在訪談結束後的一年內，耳聞二家受訪者業已關閉在中國的公司。

<sup>11</sup> 因而，現在本地 Linux 廠商的市場似乎仍回到台灣，甚至是以政府以及公家單位爲主。主要賣點在推銷國家安全，如 Secure Linux 計劃。

成元素。這群以長江三角洲為集中地的台灣人，是一個總數近五十萬人的群體，應該是未來我們研究兩岸關係的重要對象。

第四、新移民者的困擾已經從原來的經濟面向，慢慢出現家庭、文化以及價值等面向的過渡與適應的新問題。如：全家移居者小孩的教育問題，生活文化融合問題、政治國家認同問題等。個人以為下階段必須了解的問題是：在經濟優勢（？）逐漸消失的過程中<sup>12</sup>，兩個實體面對面的接觸與交流，台灣所以自我認同的文化與價值，究竟會留下什麼？在與中國互動時，那些文化與價值會對中國產生一定的影響。換言之，在兩個主體互動的過程中，雙方相互的影響是什麼？我們只是被決定的嗎？我們能否更有主動性呢？最重要的，我們將成為什麼呢？

## 五、參考文獻

張愛國主編

2001 《2000年中國信息產業發展報告》，第1版，安徽人民出版社。

方興東

1999 《起來—挑戰微軟“霸權”》，第1版，北京：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

Castells, Manuel；夏鑄九、王志宏、殷寶寧、溫蓓章、黃麗玲、魏慶嘉譯

1998 《網絡社會之崛起》，初版，台北：唐山。

2001 《千禧年之終結》，初版，台北：唐山。

DiBona, Chris, Sam Ockman & Mark Stone ed.

1999 *Open Sources: Voices of the Open Source Revolution*, O'Reilly & Associates.

Edstrom, Jennifer & Marlin Eller；陳瑞清譯

1999 《蓋茲的野蠻兵團》，第一版，台北：天下遠見。

Gancarz, Mike

1995 *The Unix Philosophy*, Digital Press.

Gates, Bill；王美音譯

1997 《新·擁抱未來》，初版，台北：遠流。

1999 《數位神經系統》，初版，台北：商業周刊。

Grove, Andrew S.；王平原譯

1997 《10倍速時代》，初版，台北：大塊文化。

Heller, Robert；呂錦珍、張碧鳳譯

1996 《誰殺了IBM：藍色巨人的世紀挑戰》，初版，台北：遠流。

---

<sup>12</sup> 中國的有錢人似乎愈來愈多，有錢的程度似乎也不是我們可以想像的。在大量失業與經濟衰退的打擊下，台灣經濟奇蹟的神話正在不斷褪色。

Hillis, Daniel ; 林遠志、陳振男譯

1999 《電腦如何思考》，第一版，台北：天下遠見。

Johnson Deborah G. and Helen Nissenbaum ed.

1995 *Computer, Ethics & Social Value*,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Johnson, Steven

1997 *Interface culture: how new technology transforms the way we create and communicate*, New York: HarperEdge.

Levy, Steven

1994 *Hackers: Heroes of the Computer Revolution*, The Delta Book.

Moody, Clyn ; 杜 默譯

2001 《Linux 傳奇：讓比爾蓋茲坐立難安的天才》，初版，台北：時報文化。

Negroponce, Nicholas ; 齊若蘭譯

1995 《數位革命》，第一版，台北：天下文化。

Nielsen, Jakob

1994 *Multimedia and Hypertext: The Internet and Beyond*, AP Professional.

Raymond, Eric S.

1996 *The New hacker's dictionary*,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9 *The Cathedral and the Bazaar*, Published by O'Reilly & Associates, Inc.

Reid, Robert H. ; 孫 平、范涵青譯

1997 《網路創世紀—建構未來世界的八大天王》，初版，台北：商業周刊。

Riordan, Michael & Lillian Hoddeson ; 葉偉文譯

1998 《矽晶之火》，第一版，台北：天下遠見。

林納斯·托瓦茲，大衛·戴蒙；梁曉鶯譯

2001 《Just for Fun : Linux 創始人托瓦茲自傳》，頁 343-414，初版，台北市：經典傳訊文化。

Webster, Frank ; 馮建三譯

1999 《資訊社會理論》，初版，台北：遠流。

Wilson, Mike ; 王以鈞譯

1998 《矽谷怪傑艾立森》，初版，台北：時報文化。

Wayner, Peter ; 蔡憶懷譯

2000 《開放原始碼》，初版，台北市：商周出版。

Young, Robert & Wendy G. Rohm ; 鄭鴻坦譯

2000 《Linux 紅帽旋風》，第一版，台北：天下遠見。

## 網 址

Linux 中文化計劃：<http://www.linux.org.tw/CLDP/>

洪朝貴教授網址：<http://www.cyut.edu.tw/~ckhung/published/>



麥朝成，《大陸及兩岸經濟情勢報告 1998~1999》，  
<http://www.chinabiz.org.tw/books/mac/T&C&E-87-88/>。  
OSI: <http://www.opensource.org/>  
Raymond, Eric: <http://www.tuxedo.org/~esr/>  
Stallman, Richard: <http://www.gnu.org/philosophy/>

## 附錄：赴大陸地區心得報告

2002 年七月，再次來到上海。距上次來已有七、八年了吧。

掐著時間坐空港巴士到中正機場，一晃眼到虹橋已經是七個小時之後的事。

下了飛機，臨到真正要驗台胞證才突地想起國籍欄不知該如何是好，遲遲不想就這麼寫 PRC，這才發現原來心裡頭某些認同還是相當根深蒂固。認真想了想，我想寫 ROC，不過最能恰當地保留自己的立場又不會增添無謂的麻煩的做法是什麼呢，後來國籍欄寫的應該還是台灣吧，似乎真的要到了異鄉，才會發現自己的 identity 其實是非常 critical 的。

在機場天黑著看不真切，呼嚕嚕拉著行李箱，上了的士除了車子破舊點其實還感覺不太出來身在異鄉，一路過去只見霓虹閃耀，如果以簡繁體來區分業者是台商或陸資，那麼這還真是個台灣路。下了飛機直奔住處，萬科城市花園，一個在上海西郊有著小橋流水人工湖的優美住宅區，一開始朋友告訴我我住的地方他在地圖上找不到，還有點難以想像，這城市的邊緣其實是一直往外延伸的。後來才知道上海住宅區綠地要有一定的比例以上，才能稱作花園，可是那些書裡頭寫的里弄房子和大塊綠地又是怎麼一回事呢。

之後的三十天裡頭三天有兩天在社區對外的一間台灣小店打發，肉燥飯、炒麵、米粉湯、蚵仔煎、珍珠奶茶、刨冰一應俱全還可以買台灣罐頭與從小吃到大的統一肉燥麵回家。也虧這店讓我三十天裡幾乎感覺不到與其他台灣同胞心心念念的台灣味距離遙遠。

對上海的剛開始的印象其實是在明亮的餐館與灰撲撲的馬路的對照中慢慢出來的，我們坐著搖搖晃晃穿越大半個上海的 911 公車前往新天地，資料上寫著是對於老式里弄的保存與改造。起初，我以為上海女人的橢圓形臉和上海的城市性格是緊密相繫的，總以為朝著這邊想就可以找到一些有趣的解答，那麼現在我對上海的觀察又該坐落在哪裡呢？

上海的落差不只是表面與內裡的，那種斷裂存在於許多面向，好聽是這裡有著各種檔次的營生，滿足著各種檔次的需求，反面來說是一個上海卻有許多斷裂。簇新的建築群和老城廂散發著潮濕氣味的弄堂，大塊的城市綠地與寫著拆字面臨動遷的密密麻麻頹圯房子，淮海中路上一整列的名店時尚和方格子屋子裡長長伸出的曬衣桿上的萬國旗；一個五毛的蘿蔔絲餅，一餐十幾二十甚至動輒上百元的麥當勞、Starbucks 和 Haagen Dazs，平均六七百的民工工資和二三四五六千不等的企業工程師...這種落差並置的結果會把人的價值觀和人的慾望

與關於生活的想像帶到哪裡去呢。

如果是要撿著說而不是流水帳式的回憶，那麼那個在 K 房的晚上其實是我很不想回憶但是卻不得不承認真的是非常難得的經驗。金玉蘭，迷宮般曲曲折折的內部，每一扇門裡頭就是一個場，一個主客權力互動而女性作為必須存在的觀者同時又從事著身體勞動的場域。除了對人工之便宜（洗手間可以是許多個人的固定工作場所，每使用一次便清理一次）的驚訝以外，比較多的是在那裡的遊戲規則，流程中挑選小姐，還要蓄意地洗個一輪兩輪，然後與男客扮演暫時性的伴侶關係，檯面上負責炒熱氣氛招呼客人，當好配角，檯面下不同房間的小姐在陪酒之餘偷偷地用手機傳著笑話簡訊，有趣的是除了相熟的媽媽之外可以幫你跑腿打點細節的妹妹也是需要打通的環節，多數的時間不在唱歌（雖然那也是非常必要的點綴），而是在酒量較勁上，而我作為一個圈外人無法適用那樣的遊戲規則的時候，會有別種方式（學長身分、在上海打滾很久、「以後需要工作儘管來找我」...）來告訴你他才是裡頭最有辦法的。裡頭集體對集體的互動因為我實在太天兵，原本許多不成文的規則（尊卑上下藉由瑣碎的行動和互動來彰顯）都因為這樣而被打破，不懂場域的遊戲規則其實也就等於是整個團隊的評價下降，在這個場域中的評價並不是孤立的，而是與你在其他領域中的評價有所連結/，可轉換的。只是男性休閒交際的這一面，卻也不能等於商場互動的全體。

比較有心得的其實是台灣人的歧異性和他們的認同問題，而他們跟我們的關係又是什麼呢？

台灣人在上海，有分期，也有很大的異質性。其實多跟幾個人聊，他們也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最簡單的是開放前 93-95 年、98 年前後、2000 年之後。據說從匪類跑路的、灑錢玩女人的，到 98 年後中小企業漸漸過來，2000 年又是一個轉折，來的是所謂的都市服務業和高科技產業（不過 BenQ 93 就在蘇州探路了），而從散兵游勇、早期公司還要提供額外福利才肯過來的二軍，到現在上陣的幾乎都是一軍。

在那邊的存活率不高，而能活下來的，全都有兩把刷子，雖然也常常聽見台灣人吃台灣人的例子，而真正成為台流的雖然時有所聞但是實際上不太有機緣能夠遇到，可是至少我遇見的都是很努力很值得尊敬的台商。

不同的法令規範，不同的思考邏輯，不同的商業文化和價值觀，對大陸人來說所謂的正常是台灣人料想不到的陷阱。整個來說是一種對於所處狀況無法控制的不安全感，和對於未來難以預測的不安定感。除了求生存，還要在局勢流變中保持自己的特殊性，這些環節，都關涉到自我認同，也關涉到競爭力的問題。所以台灣人這個圖像的操弄與定義變得非常的

critical 而 essential。

當他們因為經濟的因素遷移到上海，有沒有辦法在這樣的場域中取得相應的階級地位，有沒有足夠的經濟、文化或是政治資本讓他們不僅僅是消極的適應，甚至是積極地去轉化不利於己的環境？此外他的資本也影響著他與怎麼樣的當地人相處互動。這都使的台灣人對於 local 的人的看法有著某種衝突斷裂。

資本高的，順利地和 local 高階族群接軌，享受到的是尊敬與處處便捷的服務，接觸到的是重點大學畢業的優秀人才，聰明犀利肯衝肯拚。資本低的，在上海社會沒有辦法直接地與原有的階級作接軌，同時他的產業所需要、吸引的人力的素質也相對的低，而他也比較沒有與當地社會制度作斡旋的籌碼，自然影響了他對於 local 的評價。這些在地化的問題，以及對於未來的想像，其實也和他們對於下一代的學習是扣連在一起的。台灣人所謂的競爭力除了國際觀，語言能力，還有待人處事的學習以及台灣人的價值觀，其實又可以因為所著重的部分不一樣而與家長本身的條件（學習歷程、信仰的成功模式、所擁有的資本）作連結去更細緻地討論，從他們認為下一代究竟該學習什麼，才是有競爭力才是能存活的關鍵，作為一個勾勒出他們的認同的起點。

進一步的分析或許需要更細緻地去討論各種資本間的合力或是轉化，而女性觀點或是都市服務業其實還有待進一步的了解。台商媽媽們為什麼要去大陸，她們對於家庭的想法或是對於自我的規劃，以及她們與其他人的連結，落到上海這一塊土地上的時候，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以年輕女性為多的都市服務業，她們的上海生活或是生命抉擇與男性的差異在哪裡，他們會在多大程度上在地化，或者只是跟著自己原本習慣的生活方式走，那麼當這群正值適婚年齡的白領女性面臨交友問題時，與因為家族企業而來的台商女性、台籍白領男性有什麼不一樣呢？他們對於婚姻、生活的想像會因為在上海而有什麼不同，還是這樣的問題其實並不是重點，而人生追求的重心隨著工作場景的挪移而有所轉換？

我自己，終究是個外來者，即便能坐公車就坐公車，不能坐公車就坐地鐵，不能坐地鐵才打的，但仍然過著一種與當地社會一般狀況剝離的生活，你可以體驗，蘸一下醬油，但是終究你的感觸不會比親身俯仰其中的人們真實。充其量只能說你比較能夠想像那是怎麼一回事。